



PROVISIONAL

S/PV.2043  
28 October 1977

CHINESE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第二〇四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下午三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举行

主席：贾帕尔先生

(印度)

理事国：贝宁

洪加武夫人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哈塞尔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基希亚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里奥斯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拜亚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扬先生

委内瑞拉

洛佩斯女士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A-3550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四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420)

主席：按照安理会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现在邀请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加纳、几内亚、圭亚那、莱索托、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索马里、苏丹、多哥、突尼斯、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和越南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贝贾维先生；博茨瓦纳代表特卢先生；加纳代表博登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圭亚那代表杰克逊先生；莱索托代表莫拉波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凯恩先生；尼日尔代表普瓦松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加尔巴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塞内加尔代表卡马拉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苏丹代表迈丹尼先生；多哥代表科齐维先生；突尼斯代表梅斯蒂里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奥约诺先生；和越南代表丁伯诗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还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国，我收到了十月二十八日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毛里求斯三国代表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我们在下面签名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国，谨请安全理事会在现时专门审议“南非问题”的会议上，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对南部非洲基督教协进会对外代表霍斯特·格哈德·克莱因施米特先生发出邀请。”

这封信将以S/12429文号作为安理会文件散发。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要求其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克莱因施米特先生发出邀请。

似乎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会在安理会讨论中的适当时候，请克莱因施米特先生发言。

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当前的问题。第一位发言人是苏丹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发言。

迈丹尼先生 (苏丹)：主席先生，你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朋友，一位同非洲人民，特别是同我国和我国人民，具有非常密切关系的伟大国家的代表，这次辩论由你来主持，令人极为满意。我们感谢印度是第一个要求把罪恶的种族隔离法律的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的国家。贵国历史性的领导人甘地是反对南非种族歧视的一位先知。贵国对各殖民地人民的一贯支持，使很多人感到无限的鼓舞。

七个月前，这个庄严的机构曾处理过南非问题。安全理事会结果没有对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成员国提出的四项决议草案采取行动就休会了。有人要求有更多的时间来说服白人种族主义政权改变其种族隔离政策。现在南非政府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回答；它在索韦托不断加强警察暴行，它无情地杀害在监禁中的史蒂夫·比科，最后，它对敢于反抗种族隔离的黑人——甚至白人——的运动，展开大规模镇压，这种行径是彻底拒绝上述要求。这显示我们的良知，我们最高的裁判，在已经受到考验，并且必须受到考验。

最近取缔了至少十六个群众组织，两个白人领导的反对种族隔离团体和几家黑人报纸，这毫无疑问地证明了种族隔离政权甚至对其传统伙伴的意见都置之不理；而没有后者的支持，种族隔离是绝无法搞下去的。这种现象越来越显得突出，因为南非政府迫害其黑人居民竟然借口是维护西方的理想和价值观。

我感到极为高兴的是，今天上午我听到联合王国代表肯定地说，联合王国政府彻头彻尾驳斥这种虚假的说法。这些年来，每当看到民主和正义的狂热信徒拥护这个错误的说法，要到很久以后才发觉自己犯了错误、判断不对，这是令人感到非常痛心的。

(苏丹)

我们怎么能够设想，自诩为民主、人权和正义的保姆，当听到成千成万正在遭受杀害或因卑鄙无耻的种族隔离邪说而被逐出他们的学校和家园的男女和儿童的悲呼哀嚎时，竟充耳不闻？这种邪说正使文明世界蒙羞，并妨碍我们努力建立一个共同了解与相互合作的世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作出种种努力想在南非铲除把各种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但是正因这种不幸的事实而受到挫折。更不幸的是，这种挫折不利于痛斥这种过错和罪行的人，而是有利于那些犯了这种过错和罪行的人。有时候看到过错可以背逆道德，实在令人感到可悲。

这种行径不仅暴露了在所作的决定和我们有些人的言论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也显示完全缺乏远见。因为鉴于成功的可能性极微，也鉴于近代历史的教训，那些言行不一致的人绝不应梦想他们的长期利益，事实上也是人类的利益，要靠他们同种族隔离政权勾结，而非靠他们同未来的独立非洲建立关系。

我们或许应该听听约翰内斯堡大教堂前教长德斯蒙德·图图主教所发出的警告：

“西方世界在确保我们次大陆上所有人的生存方面，可以起关键作用，你们不应当放弃你们道义上的责任，因为你们西方人用投资的方式并在联合国使用否决权的方式来支持种族隔离……你们必须决定何去何从；我们不会永远没有自由的，我们一定会记得那些是帮助我们进行斗争的人。”

可是，不要忽略了，最近的严厉措施是当安全理事会的五个西方成员国正想争取南非在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时候采取的。其用心是要胁迫那些西方国家，要它们对南非本部局势的恶化保持沉默。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当拒斥这种敲榨的妄想，特别是由于南非本来就无权赖在纳米比亚，南非而且又是非法的伊恩·史密斯政权的朋友。事实上，南非在这两个领土上的非法活动以及它对邻近非洲国家的侵略行为使我们更有理由对南非政府采取严峻的措施。

南非人民试过和平的手段，但他们失败了。他们在索韦托进行过和平的抗议行动，但南非政权却杀害他们的子女，将他们逐出自己的家园。他们试行过马丁·路德·金的领导方法和他的理想，但南非政府却杀害了史蒂夫·比科。最近，沃

斯特政权关闭了几家反对种族歧视的黑人报纸和所有反对种族歧视的组织，再度证明即使温和的黑人领导也碰了壁。如果这不引发暴力，什么才能引发暴力呢？如果这不是威胁和平，什么才是威胁和平呢？

我们大家不难理解，南非人民要是决心反抗这种迫害他们的暴力制度，他们被迫只有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因此，如果安全理事会不能运用其权力奠定该地区的和平基础，是会令人感到遗憾的。阿扎尼亚人民的自由最后一定可以恢复，但我们希望以较少的牺牲和痛苦来获得这种自由。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同非洲集团现任主席突尼斯大使一道请安全理事会恢复审查七个月前提交给安理会的一些决议草案的理由。

毛里求斯大使提出的订正草案，如获通过，只能作为对南非顽固态度的最起码的反应。

我们希望，安理会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实施对南非少数政府所作的一些必要的强制性制裁。这样，安理会就为英雄的阿扎尼亚人民主持正义，他们决心恢复自己的尊严和与生俱来的权利。

主席：我感谢苏丹代表对我国和我个人所说的友好的话，并且谢谢他让我们重温马哈特马·甘地所代表的精神。

下一位发言人是多哥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科齐维先生（多哥）：主席先生，自本月初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以来，已为促进世界和平作出了卓越的努力，我现在很高兴你表示敬意，这是你受之无愧的。同时，我还要谢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国，准我参加现在正在进行的重要辩论，从而使我国和我国代表团有助于解决南非造成的局势，这种局势是沃斯特政府在一贯的种族隔离体制下采取镇压措施造成的。

这种措施的残暴程度是过去十七年来未曾有过的，这赤裸裸地暴露了种族隔离体制的本质，因而有力地证明了种族隔离的支持者决心要使他们多年来憎恨、反对的国际社会不知如何应付。他们还冷酷地证明了当前南非的局势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的威胁。

(多哥)

根据历史的教训，我们坚决认为，一个政权，如果其所行所为只是从种族主义和受统治欲望驱使的少数出发，都必然要经过一段不能改变的过程。当一切条件成熟的时候，它们就会开始兴风作浪，视人命如草芥，大肆杀戮；它们象压路机一样，无一幸免。我们都知道，纳粹主义就是这样的。

欧洲各国人民关心的是生活过得悠闲自在，无忧无虑，一般对纳粹风暴的兴起视若无睹，毫不关心。因此，当纳粹政权首先从一个地方开始下手捣乱时，没有一个人过分担心。美国距离太远，国力又很强大，不愿被拖下水。苏联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中国也因灿烂的历史和辽阔的幅员默默地准备东山再起。纳粹制度因而得以象水银泻地一般势不可挡。纳粹的所行所为都是众所周知的历史，我们也知道为消弥这场风暴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今天在南非，受到种族隔离政权体刑和人格侮辱的是黑人和他们的同情者；大家知道，这个令人厌恶的制度有人狼狽为奸，给予支持。历史据说不会重演，但同样的原因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我们纵容恶魔成长，帮助它在南非茁壮，但它迅即对阿扎尼亚黑人和该区域新兴的独立国家提供的有限食物不再满足了，它的胃口不久变得更大了。就这点而言，它是否已经掌握了威力强大的抗拒工具了呢？难道这只是一个比喻，只是夸大其辞么？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因为它的最近一些声明不容使人有任何怀疑。

的确，沃斯特证实他反对就种族隔离问题达成任何协议，肯定有步骤地拒斥“一人一票”的原则。十月二十三日，他宣称南非准备“靠自己”，准备“独力”抵抗大国的联合攻击，并且否认曾经答应过南非不制造原子武器。这讲得十分清楚了，无需加以评论。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绝不可仅止于指斥谴责种族隔离而已，不可仅止于采取一些随便可以违犯的畏畏缩缩的制裁措施。沃斯特政权反复多变，阴险顽强，使我们无法认真地设想可能达成所谓谈判解决。面对这种政权，国际社会绝不可再犹豫不决，吹毛求疵，必须戒除自骄自满，就当前的情况而言，这些态度完全没

(多哥)

有理由，而且事实上还带有自杀的倾向。国际社会必须迎击沃斯特邪恶的挑战；当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国际社会可以借通过和认真执行在安理会的三个非洲成员国提出的决议草案内所倡议的各种措施来迎击这种挑战。这是局势所需要采取的最起码的步骤。

这是一个保卫千百万人生命的问题，他们在自己国家沦为奴隶的人类——也即在大规模种族主义集体迫害之下遭受灭绝种族之灾的人类。我们的目标是要使人类免于遭受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的摧残和恐怖。我们绝不能继续因肮脏的物质利益而忽视了这些迫切的问题。

我已经不很记得是什么样的实现政治问题和那种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迫使元老政治家卡托在结束他演说的时候，最后大声喊道：“迦太基必须摧毁。”鉴于在南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性质，以及我们想到制度化的种族仇恨日益加深而必然产生灾难时心里感到的恐怖阴影，所以我们要再度宣告：我们必须铲除种族隔离。人类的生存、团结、和睦的进步正在面临重大的考验。

主席：我感谢多哥代表对我国和我个人所说的友好的话。

(加拿大)

巴顿先生 (加拿大)：安全理事会关于南非及其种族隔离政策的辩论已经暂停了几个星期，但我们都知道，这并不表示我们的政府对这个问题缺乏兴趣。实际上正好相反，这是国际外交为解决南部非洲问题加强努力的结果。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南部非洲问题的焦点。让我概略叙述一下。

我们在三月间结束这个问题的审议，当时安理会五个西方成员国共同提出了一项倡议，要求遵照安全理事会第 385 (1976) 号决议的规定，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探讨如何达成这个目的的方法需要很大的努力，探讨的工作正继续进行。同时，联合王国和美国已致力制定一些提议，以实现津巴布韦的及早独立与多数统治。这项倡议也达到了决定性的阶段。

五月间，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和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合作，在拉各斯召开了一次反对种族隔离行动世界会议。到目前为止，这是这类会议中最有意义的一次。出席会议的有 112 个政府、12 个政府间组织、5 个解放运动、51 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团以及若干杰出人士。出席的人来自各方面，政府也派高级官员代表出席，因此，毫无疑问国际社会对于南非政府的政策与行动所造成的问题是严重关切。大家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拉各斯宣言》的措词清楚地表明国际社会强烈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宣言》强调国际社会支持这些政策的受害者，支持他们争取在充分平等的基础上参与自己社会的活动的权利。

经过我们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的讨论，经过拉各斯会议，南非政府对于全世界对它的看法不能再有什么幻想了。它的政策造成了一个由于种族的不同而残酷地分隔的社会，这个政策已受到全球的谴责。鉴于南非国内和国外所进行的辩论，南非政府应当知道，它已经使该国走向灾难之途，唯有决心作出基本转变才能扭转这个趋势。

南非政府对于国际呼吁其逐渐实现种族公平是毫不妥协。上个月，史蒂夫·比科先生死在一个南非监狱里，过去十八个月中在南非监狱里这样死亡的他是第二十一一个。他的死使得南非黑人失去了一位众人尊敬的领袖，他是一个可能有效地进



(加拿大)

行种族间对话的人，对于南非社会的和平演变，种族间对话是很有必要的。加拿大政府已经表明对南非政府深为关注，并劝南非政府应立刻彻底调查比科先生的死因。

加拿大政府对于南非最近掀起的取缔和拘禁的浪潮，对于禁止南非报刊的一个重要分子的言论，感到震惊和失望。为表达加拿大的反应，加拿大政府召见了南非驻加大使，向他和南非政府表示我们的关切。

珀西·科博扎先生是反对种族隔离这种不公正的歧视制度而英勇斗争的人士之一，他是黑人一份大报《世界报》的编辑，这份报纸上周也在被禁之列。科博扎先生五月在比勒陀利亚大学向一个会议提出一份报告，他强调黑人领袖愿意同南非白人就他们共同的祖国南非的未来，进行对话。他的话是我们应当记住的，他说：

“作对的事情，永远不会太迟。将南非的强权转变为南非一切人民的正义与尊严的力量，永远不会太迟。建立一个各种族能够在互相尊重和容忍的天地中居住在一起的南非，永远不会太迟。”

必须鼓励南非各个种族的人民有这种宽大的精神。

安全理事会现在正在审议它能够采取的措施，以促进南非的转变。究竟能够采取何种最适当的措施以促进这个目的，众说纷纷。但我们成员国都一致认为，目前有理由采取行动，自从三月以来，自从拉各斯会议以来，对于摆在我们就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交换了意见，我们已将我们的努力协调一致。

加拿大政府准备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施的强制性武器禁运；此外，我们准备支持一项对各国政府的呼吁，要求它们审查同南非的经济关系。毫无疑问，所提应按《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的提议，意义深远。如果获得通过，则将是第一次一个联合国会员国成为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的措施的对象。大家都正确地认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决定，唯有经过了最认真的考虑并仔细衡量种种影响后才能采取这个决定。

一九六三年以来，我国遵照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对于输出至南非的武器和军事设备，严格维持了自愿禁运。一九七〇年以来，这项禁运还包括零件的输出。

(主席)

可是鉴于过去几个月来南非局势的日渐恶化，同时南非一样能够继续取得武器和军事设备，我国政府认为应当把自愿的武器禁运变成强制性的禁运。

我们在安理会所采的行动是影响深远的，我们应该有此认识。如果我们能够按我所表示的意见作出一致的决心，则世界社会可以通过安理会的决定清楚告诉南非政府和那些支持它的国家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我国代表团期望能帮助此次辩论达成这样一个结果。

主席：我现在要以印度代表的名义向安理会发言。

我们议程上项目的定名为“南非问题”这是很适当的。自从联合国肇始以来，南非一向是个大问号，因为它在本组织的会员国资格并不符合我们《宪章》的原则。它所追求的作为一种社会目标的种族歧视及其种族隔离政策，或种族的分别发展等等，都是公然违背《宪章》的。它的种族优越论和联合国创始者的精神大相径庭。

首先就不应该使南非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但由于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因而印度就倡议将南非作为国家政策而实行的种族歧视问题列入大会第一届会议的议程。从那时开始，大会一年又一年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一九六〇年以来，安全理事会也不断辩论这个问题。

联合国已宣布种族隔离是一种违反人道，违反人类良知与尊严的罪行。此外，安全理事会已确认，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妨碍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国际社会敦促南非放弃种族隔离，朝向种族平等的方向前进，可是南非白人政府一直置之不理。比勒陀利亚政权最近采取的镇压措施表示它蓄意巩固其政治地位并变本加厉地进一步执行种族隔离政策。这根本就是对联合国的公然挑战，也是对我们基于公正、平等与和平为人类未来小心培养的价值的公开挑战。

衡之以西方文明的价值，南非显然是使西欧和基督教世界处于非常困扰的地位。衡之以其他文明和宗教的价值，南非是人类任何崇高美德的敌人；我们相信人类精神进一步演化充分发挥其光芒，南非在这方面也是个大敌。

(主席)

南非的政权并不是一个古怪老头有令人憎厌的想法；它也不是一个风俗古怪的不为人注意的小的社会。它是现代国家中的一个固执成见、背离团体的国家。虽然背了自己的罪恶包袱，但它并未萎缩。五代的非洲人和平地忍耐地忍受不公平的待遇，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改变南非。

现在南非的非洲人显然已不抱和平改善的希望。由于和平变革的行动已受禁止，摆在前面的只有两种选择：武装斗争或安全理事会实施的强制行动。

我们现在所应付的情况是，占人口比率百分之十四的白人决心要占有百分之八十六的领土，统治大约2千万非洲人和其他人民，驱使他们在百分之十四的废地上分隔发展。这种极度不公平的办法，是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没有见过的。联合国不能再坐视2千万人由于种族的缘故而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我们不能认为这是比勒陀利亚少数政权的内政问题。这个问题激怒了整个国际社会，危害了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论牺牲多大，联合国应作为最优先的事项设法纠正这种大规模的不公。

我们现在常谈到禁止和取缔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但种族隔离正是一种大规模毁灭性的政治武器。

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应将现有对南非的自愿武器禁运变成立即执行的强制性的武器禁运，现在是适当的时机，环境条件和人物方面都是有利这种行动的。

同时我们在今后这几个月中应开始审查、研究、制定法律来逐步实施经济制裁，现在只是比勒陀利亚政权同那些反对其种族隔离政策的人士之间可能是一次漫长的考验意志与力量的开始。这次考验将很长久，因为南非是自给自足的；基本上这是比勒陀利亚政权同那些和它作买卖的人之间的斗争，我们将呼吁这些人作出调整和牺牲，这是赢得这个漫长斗争所必要的。

因而我们必须考虑到西方世界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维持制裁步伐的意愿与能力问题。我国代表团毫无疑问地相信，西方将会合作采取由小而逐渐变大的措施，其程度要看南非顽强的情况而定。

(主席)

我国代表对于南非境内非洲人民和其他人民所处的危险脆弱地位，特别关心；我们绝不能支持任何可能加重他们痛苦的行动。由于他们已被掠夺了以和平办法以求转变的一切可能，我们提议由安全理事会采取强制性制裁的办法，因为我们相信这迟早能够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恢复理智。

现在回到我的安理会主席的身份，我告诉各位，下一位发言人是霍斯特·格哈德·克莱因施米特先生，安理会于此次会议开始时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他发出邀请。

现在请克莱因施米特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 克莱因施米特先生 )

克莱因施米特先生：主席先生，我衷心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给我这个机会就南非政府在我国造成的严重的新问题向你们发言。

我也要对在安全理事会这项辩论里大多数发言的国家所作的重要的、不妥协的言论，表示深切的谢意。 这些国家提议对种族隔离制度采取直接的、具体的、适当的行动。

我从一九七二年以来就在南部非洲基督教协进会工作。 一九七五年我被任命为拜尔斯·诺迪博士的助理。 任命一个星期后，南非以臭名昭着的恐怖活动法的名义把我拘禁起来。 后来释放，被逐出南非，我就在荷兰成立南部非洲基督教协进会第一个驻外办事处。

我今天在这里代表的组织在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九日同其他十七个组织被官方宣布为取缔的组织。 所有我们在行政方面的高级同事都遭取缔，他们和我们的成员无法以基督教协进会的名义会面。

被禁的工作人员彼此不能再交谈，因为交谈就算犯罪，会受到法律惩罚。 加在他们身上的约有三十条禁令，他们实际上被剥夺了所有的自由。

所有我们的资产都被沃斯特警察查封，包括银行帐户、办公家具、财产和车轮。 警察和政治警察——安全局——利用监狱中服苦役的人把我们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两地办事处的所有卷宗、所有文件、所有一切都搬走连最后一张椅子也不留。

我叙述这些行动，不是描述南非警察所干的更恶劣的行为，不管我们是说破坏开普敦的贫民窟，或者是说在监狱里被拷打和杀害的我们的同志。 再次引起全世界强烈抗议种族隔离的是沃斯特体制这种行动的总和。

甚至种族隔离的一些传统盟邦似乎也在重新考虑他们同比勒陀利亚的关系。 甚至他们也似乎准备采取一些谨慎的步骤，不再进一步加强这个种族隔离国家。 不过，很显然，这些种族隔离的盟邦在我国目前的秩序中取得经济利益，他们只准备采取最谨慎的措施。 我要问这些国家，要到怎样恶劣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

( 克莱因施米特先生 )

要到沃斯特先生的警察怎样打击我们，他们才会采取比较大胆的步骤而不再介入。

以前，我们基督教协进会发表过关于未经审判即行关禁的报道，我们也发表过关于拘禁和横施酷刑的报道。但有些人不相信，认为我们太离谱了。现在，斯蒂芬·比科死了之后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现在，这些事实总算被承认了。

现在才知道斯蒂芬死亡的真正原因。医生的解剖报告说，致死的原因是脑部受伤。他身体的其他部位多处受伤也造成死亡。这份报告是秘密的直到在法庭审讯时才提出来，其中的细节刚由斯德哥尔摩《快报》的瑞典记者发布出来。他发表了这份报告详细的内容。

首先，我们要等到这位南非斗争的重要人物死亡，才使一些在欧洲和北美洲的沃斯特先生的朋友明白现在已经很难继续提供传统的支持了。

我们想要那些不愿意实施石油禁运、不愿意遵守武器禁运、不愿意终止他们的核子勾结和不愿意在南非终止经济剥削的国家告诉我们，沃斯特先生一定要对我们再进一步干些什么事，这些国家才会显示真正的政治意志，不再助长种族隔离？

沃斯特政府接着其近几个月所采取的一连串行动，终于在十月十九日星期三以最后的行动，取消了该国的合法的反对。沃斯特的最后行动向鼓吹对话和改革的人士表示，任何作反对言论的人将受到行政惩罚。原来风雨飘摇的一点留下的公开反对的言论最后也遭取缔了。改革的道路走不通了；沃斯特政府选择的是彻底专制，在南非的我的同事和我们的成千上万的支持者不再有任何方法可以公开表示他们的不满和采取变革的行动。

这是所有追求自由的南非人民的历史性时刻。他们争取解放的决心和意志正一天天地显现出来。但是，从现在开始，剩下的只有一条道路，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非洲人国民大会。今天我们非常感激，我们的真正领导人在过去的年月里明智地指出我们现在不会背离的道路。我们只有请求他们接纳我们成为他们的成员。

( 克莱因施米特先生 )

南部非洲基督教协进会不是解放运动，也不想成为解放运动，但我相信我们同事里许多人不仅能够而且会认识到他们的基督教的信仰要他们充分参加正由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的解放斗争。

我们相信，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南非人民的心目中是高举反对种族主义和剥削的强有力的传统，它的最后胜利将给我们国土带来和平与正义。为达成这个目标，南非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只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旗帜才能把他们团结起来。

我不相信十月十九日的事件只是在被拘禁的人、被禁止活动的人和被取缔的组织的一连串名单上再添加些名字而已。不；我相信沃斯特先生企图结束反抗他的政府政策的时代。他通过行政措施扫除了公开反对他的制度的人。我相信，在整个南非他须面对日益滋长的不满，他已划了最后一道防线。

表面看来，他可能成功了。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可能愈来愈少在报纸上看到有关我们斗争的性质的报道。但是人们继续受苦。他们的穷困，他们的受折磨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的愤怒，他们扫除种族隔离的决心没有受南非当局这些举动的影响。

西欧和北美洲的许多国家最近几年来通过他们的非政府组织以各种方式支持南非国内正在兴起的反对组织。我们相信，通常他们的动机是希望避免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所支持的激进路线。今天，我代表一个一向由外面力量支持的组织发言，对这一点不再有任何怀疑了。我相信，新的形势绝对表明，凡是对目前的南非政权感到极不满意的国家都必须承认并支持我们的解放运动。

我要再次声明，我是属于到十天前为止在那个国家里一向是合法存在的南部非洲基督教协进会的，我提出这种看法，我确信，不单是我个人的看法。

目前被压迫人民给我们的信息是：采取强硬行动终止种族隔离。不用辩论经济制裁是否会严重地打击最贫穷的人。贫穷的人问何时种族隔离可以终止，不是种族隔离何时比较可以忍受！如果南非人民不得不受苦，他们也要痛苦中怀着希望，知道苦难有终了的日子。象就业办法守则这种改良措施无法给人任何希望；也决

不会终止种族隔离；也不会有利于现在受苦的人。

我再次感谢安全理事会给我这个机会发言。

主席：这次会议发言人名单上没有其他要求发言的人了。我希望与安理会各成员国协商现在你们要怎么办。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是否要现在发言呢？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我以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成员国、也就是安理会中四项决议草案联合提案国的名义，要求我们现在对这四项目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皮特里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发言。毫无疑问，大家都知道谈判正在进行。我们还没有接到指示，没有准备好投票。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如果美国代表团现在不能就这四项目决议草案投票，我们同意推迟表决。不过，我希望在记录上表示我们确是要求现在进行表决，只是应美国代表团要求，我们同意不坚持进行表决。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我希望补充兰普尔大使刚才说的话：我们希望最迟在星期一以前对这四项目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任何时候安理会其他成员国愿意进行表决，我们都愿意来这里投票，不过，我要重复一遍，我们不希望比星期一更晚。

洪加武夫人（贝宁）：象毛里求斯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代表一样，我们也宁愿今天下午就对提交安理会的四项目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如果有些成员国今天不能投票，安理会可以明天开会进行表决，但无论如何，最晚星期一应当进行表决。我再说一次：最晚星期一必须对这些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主席：我不清楚是否有人赞成明天开会。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我要特别指出，安全理事会的三个非洲成员国十分愿意明天开会。

主席：我认为这不是一项正式提议。作一个总结，我想我们最好利用这个周



未慎重思考这四项决议草案并设法请我们的政府在星期一上午以前给我们指示。  
因此，我要以主席的身分提议安全理事会下次会议定于星期一上午十时三十分举行  
我看没有人反对这个提议，就这样决定。

下午五时四十分散会。